



走进“良辰钟表店”，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。相比如今的年轻人，在择业的时候，考虑行业前景、收入、喜好。一门营生贯穿几代，的确是很遥远的事情了。

晚辈里最爱表的那一个

没有聒噪的“欢迎光临”，没有多余的风铃声。

“吱~”推门而入，打量四周，你会重新颠覆对这栋建筑的想象。在这间200平方米的店里，彩绘窗花玻璃、柚木墙板、皮质沙发、壁炉、老式挂钟，每一个细胞和纹理，都藏着这栋房子曾经有过的历史。而走进这里，仿佛走进了脱离现实之外的另一个世界。

左转弯的待客空间，即便一个匆匆过客，都会不自觉地慢下来。坐在壁炉边上，听着老式钟表的滴答声，这时，留声机里飘来《夜上海》的乐声，仿佛有了电影般的代入感。

“依的表修好了，拿这张红色的单子来取。”店主江国良推开木制半挡门，穿着白色工作服，小步走来，他扶了扶眼镜，对一位顾客说道。儒雅，沉稳，悠然自得，是江国良给人的第一印象。42年了，钟表店里的生意随遇而安，大多做的是熟客，有时半天不来一个顾客，有时一来就好几个。

不忙的时候，江国良大多浸泡在后间十几平方米的工作台，与时间纠缠。“有人害怕棘手的难题，第一反应是反感或畏惧，但我不一样，每次拿到一块表，马上就会兴奋起来。”江国良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良辰钟表店的存在，就是让世界上所有棘手的手表，都能获得重生。当听到钟表由静止到啪嗒啪嗒的声音，转起来时，那种成就感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

在江国良的认知里，人这一生一定要有追求，有了追求，这件事你才算真正做过了。上世纪20年代，江国良的爷爷住在这里，兼做钟表生意。印象中，那是一个很小的开间，由于爷爷手艺精湛，慢慢地在弄堂里打出了知名度。江国良最初的手艺也传承于爷爷，“我跟我爷爷之间，比跟我爸感情深。我现在还在用爷爷留下的小工具，有一种情结在里面”。

直到今天，江国良还会想起小时候爷爷修理钟表的画面。“晚上，我听着清脆的工具声入睡，di~duo~di~duo~这样把钟表拿来拿去。因为爷爷白天忙别的事，有些难的活儿，夜里可能才静得下来做。挑灯夜战的时候很多，这种情景脑子里一直蛮清晰的。”

当时，江国良在所有的晚辈里面是最爱钟表的，爷爷走到

哪里，他就跟到哪里，爷爷做什么，他就在旁边默默看着。别的小朋友有了零花钱，都会去买棒棒糖和雪糕，江国良则不一样，攒了钱就去买钟表零件。“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玩具，特别酷。”

爷爷告诉江国良，既然你喜欢修表，就要不断用心去琢磨钻研，不能半途而废，今天喜欢，明天就撂挑子，那可不行。江国良也争气，一次，小学同学家三层阁楼上的钟表坏了很多年，表盘和指针都积满了灰，他知道了，就默默爬上去拿下来，两天就修理好了。弄堂里的大人对他的夸赞有加，觉得才十二三岁的小孩子，就能修好钟表，实属天赋异禀。

等到50年代，钟表店不再对外营业，只私下帮亲戚朋友修修物件。江国良的父亲去了发动机厂上班。这门生意，一下断了二十多年。

1976年江国良中学毕业后，在家当了两年待业青年。1978年个体经营刚刚放开时，他马上在家里挂起了修理钟表的牌子。开店之初，既为生计，也是从小的耳濡目染。“1978年执照还没拿下来，我就开了；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我比别人快了很多。”

留声机里飘来《夜上海》的乐声。

